旁白:

——光启精神卫生中心——

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。来得太早，离与查理苏约定好的时间还有一小时。

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不可避免地回想起当日离开他父亲宅邸之后的事情。

我:

这是——

查理苏:

是孙泰中的照片。我在老头子的抽屉里发现的。

旁白:

查理苏用手机拍下了那些储存在书房中的资料，其中有一张看起来颇具年头的照片。

照片背面，用油性笔写着几个字，落款时间是15年前。

“万望老师惠存，学生孙泰中敬上”。

我:

学生孙泰中?他和你父亲是师生的关系?

查理苏:

我调查过孙泰中学生和工作时期的所有导师，没有这种信息。

我:

会不会是他曾向你父亲请教过什么问题，所以这样称呼他……

旁白:

说着说着我的声音小下去，那张相片上孙泰中充满敬意的用词，显示两人关系匪浅。

我从查理苏那里拿过手机,感受到了他指尖的冷意。

拍照的背景很模糊，但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，高墙、小小的窗户——

我看了很久，然后反应过来。

我:

……这是育达书院。

旁白:

我很肯定，那和萧逸给我看的调查资料里的照片一模一样。

查理苏:

你说什么?

我:

育达学院,不良社会行为戒治所，15年前成立的，8年前因为被曝光而关停了。

其实育达书院,是血族为了进行他们的人体实验而建立的。

那里现在是一座工厂，但原本的样子就是这样。

旁白:

顺理成章的,我将自己调查育达书院的事情告诉了查理苏，还有从秦女士那里取得的资料。

我:

你想看看吗，那些资料?

旁白:

查理苏点了点头，注视着我翻开纸页。

资料:

“我的头一直很昏”。小朗是这样写的。他的字迹歪歪扭扭，似乎写下这些事让他很痛苦。

“他们叫我们吃的药，我们都吃了，要我们做的检查，也都做了。我在那里的编号是05517，总是很晚才轮到。”

“我不想吃药，因为吃药会让我昏昏沉沉，但他们说药物是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早日治疗完成，我可以早日到外面去。”

“所以我还是吃。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，我那时非常羡慕,现在才知道他们永远没能离开那个地方。”

我:

小朗，是秦女士的儿子，也是书院第一批学生。

他现在,在光启市精神卫生中心。

旁白:

当时我们两人盯着这段话看了太长时间，几乎可以背诵。

在将孙泰中、育达书院与NOVATEN药业联系在一起之后，看到药物这样的字眼，哪怕是再普通的描述，我的心中也会本能地产生一种警觉。

而查理苏听闻我接下来打算去找小朗，毫不迟疑地要求一同行动。

远远的，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高挑身影，举起手来向他挥了挥。

我:

现在就进去吗?

旁白:
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，但总感到每走一步，就朝着一个不可挽回的方向更近了一些，难免生出恐惧。

查理苏握住我带着薄汗的手，他的脸色不算好，像是熬了夜，但手上仍是令人安定的沉稳力道。

在护士的带领下，我们穿过洒满阳光的回廊，窗外，有许多穿着病号服的人在草坪上活动。

护士:

小朗刚送来的时候躁狂症状非常严重,谁靠近他就会掐谁，包括他妈妈。

治疗了七八年,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偶尔，他还会帮助大家做点事情。

我:

谢谢你，愿意让我们和他见面。

旁白:

护士转过头朝我们微笑一下，看了一眼查理苏手中拿着的点心盒。

护士:

秦女士跟我说了你想采访小朗的事情。

只是你们如果想问当年那件事情，恐怕问不出什么。

查理苏:

问不出，是指?

旁白:

护士放慢脚步，压低了声音。

护士:

小朗的记忆缺失得厉害，专家说可能是对于创伤记忆的回避。

查理苏:

当时的专家叫什么名字,你还记得吗?

旁白:

查理苏的神情很严肃，护士皱眉认真思考着。

护士:

这个，我想想啊……那时候我也才刚刚来这里上班。

旁白:

她说了一个我没听说过的名字，查理苏似乎也不熟悉。

略略放松下来，我这才意识到刚才他身边的空气都是紧绷的。

护士已经在一扇淡绿色大门前停下了，门上的牌子写着“探视房间"。

护士:

到啦，你们进去吧,有事情就按铃叫我。

小朗很好相处,让你们在这里见面是以防万一，其实不用担心。

旁白:

她为我们打开了门，小朗就坐在凳子上，见到我们还有些呆愣，但很快站起身来，露出笑意。

如护士小姐所说，小朗很好相处，谈吐除了缓慢一些，几乎看不出曾患病的痕迹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及当年的事件，他也并没有异状。

但也正如她所说，除了曾经写下来的内容，其他的小朗都记不清楚。

因为无法回复我们，他的脸上竟显出愧疚的神色。

小朗:

对不起，你们来看我，可我帮不上你们的忙。

查理苏:

是我们擅自来打扰。

这些事情本来也没有什么好记住的。

旁白:

我也连忙点点头，将放在一旁的点心吃食向小朗那里推了推。

我:

对，千万别这么想。没关系的，就当我们一起聊聊天。

旁白:

我与查理苏对视了一下，从那双深紫色的眼瞳中看到了犹豫与纠结。

我们抱着笃定的、想要知道真相的想法来到这里。

可是读过小朗笔迹扭曲的自述，现在又面对鲜活的人，我不知道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探问他痛苦的过去。

打破静寂的人却是小朗。

小朗:

你们不用顾虑,再问一问吧。我以前的记性很好，出来后还写了很多。

也许再问问，就想起来了。

旁白:

我的鼻子一酸,侧过脸去看查理苏，他的神情中有一闪而逝的悲伤，随后变得坚定。

查理苏:

你有没有听说过NOVATEN药业集团?

小朗:

诺外……不知道，药业集团是做药的吗?

查理苏:

是的。

小朗:

我帮护士计价送过很多药，不过做药的我就不清楚了。

你可以把字写下来给我看看吗？

旁白:

查理苏在白纸上写下了NOVATEN，小朗盯着看了一会儿，还是摇了摇头。

又和小朗说了一会儿话，听他说了许多在这里生活的故事。

起身告别的时候，小朗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们。

小朗:

谢谢你们的点心，有空了还过来这里玩。

旁白:

他是真的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

我们站起身来，正准备离开，忽然查理苏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从衣兜中取出一张卡片。

查理苏:

小朗，你没有听说过NOVATEN。那么这个标志呢?

旁白:

小朗盯着卡片，像是在回忆。我莫名地紧张起来，屏息等待。

忽然，他的双手抖动起来，一开始只是轻微的，但愈演愈烈，渐渐的如同筛糠。

我:

……小朗?你没事吧?

旁白:

小朗没有回答。他垂下头，身体蜷缩，张开嘴，却只发出了“呵“声。

我:

小朗，你没事吧!

旁白:

查理苏抢在我身前，扶住了快要跌倒的小朗。

查理苏:

去按铃。

旁白:

我点点头，奔到床头按钮边，刚刚压下——身后“咚"的一声巨响传来。

我:

查理苏！

旁白:

我的心跳停了一拍。刚才还无比温和的男人此时却双眼血红，小朗举着双手紧紧掐住查理苏的脖子，将他按在墙壁上。

小朗:

是你!我找到了!我找到了!

我:

小朗，你在说什么啊!

先把手松开,好吗?

旁白:

我冲上前掰住小朗的手腕，但他的力气大得惊人，我无法撼动那双手一丝一毫。

小朗仿佛没有意识到我正在做什么，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查理苏，面部因浓重的恨意扭曲着。

小朗:

你还敢来，还敢来!

旁白:

查理苏的脖颈和下颌变得通红，根根血管因为受压而突起。

可他无知无觉，只是直直地看着小朗，没有一点反抗的迹象，那双紫色的眼睛呆滞而混沌。

我急得要哭出来，叫“查理苏"的名字，却没得到回应。

我:

小朗，求你了，先放手吧。

旁白:

我的指甲已经在小朗手上抠出一道道血痕。查理苏涨红的皮肤显出白色的斑驳，他的手指亦不自觉地痉挛着。

不能再等了!

选项光:保护查理苏

旁白:

我摸索着从包里掏出一支圆珠笔，我的双手都在颤抖，什么都拿不住，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，将笔的后端戳在小朗的肩膀。

男人吃痛地嘶叫一声，狠狠甩手，我吃不住那力道，撞在病床的铁架上。

查理苏:

xx！

旁白:

没有撞到头，可是有种虚脱的感觉，整个人很模糊。

视野里，查理苏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他如梦初醒，眼中有我从未见过的慌乱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护士破门而入。他们大概是从监控中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带着拘束带，将小朗制服。

选项夜:叫护士

我:

护士小姐，护士小姐！

旁白:

我用力大喊，开始掰他的肩膀，指甲嵌进肉里，渐渐的，血渗了出来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护士破门而入。他们大概是从监控中看到了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带着拘束带，将小朗制伏。

分支结束

旁白:

小朗的肩胛在流血，是我做的，看到那点鲜红，我心里格外懊恼。

柔软的衣料遮挡了我的视线。

查理苏:

没事吧。

我:

嗯，没事……

旁白:

一股甜辛味道将我包围，还带着消毒水的气息。

温暖的手掌按在我的后脑，我的脸顺理成章地埋在一个宽阔结实的肩头。

我不知所措地抬起手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，只是摸到了一丛有些凌乱的头发，和带着汗意的、轮廓分明的侧脸。

我:

你呢？

查理苏:

我没事。

旁白:

他顿了一顿，声音靠在我耳际，带来嗡鸣。

我:

没事就好，我们扯平了。

查理苏:

扯平？

我:

你在酒吧救了我一次，现在我也救了你一次，美救英雄。

旁白:

环抱在我肩背的手臂又收紧了一些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说话，和我越来越像了。

旁白:

为什么不用天赋，为什么不反抗，为什么露出如此呆滞又茫然的眼神，前面到底还有什么真相在等待我们。

有很多问题想问他，可是我一个也问不出口。

我只感到贴着脸颊的布料一点点濡湿了，泪水不住地从眼角漫出来，因为身旁这个人轻柔而歉疚的声音。

查理苏:

谢谢你，还有，对不起。

我:

嗯……

旁白:

压抑住越来越大的哭声，我勉强应承着。

我伤害了别人，一个无辜的人，这份负担太沉重，只有这样的声音能够为我分担。

我:

查理苏，无论如何我会和你一起调查到底的。

你只要相信自己就好。

旁白:

哒，很轻很轻的一个响指，为沉闷的气氛增添了些许空隙。

查理苏:

那当然。